

羌笛 明月



從軍行

烽火城西百尺樓，黃昏獨坐海風秋；
更吹羌笛關山月，無那金闕萬古愁。

唐·王昌齡

當兵是義務嗎？它命肌肉執行義務，却縱大腦逃避義務。

上過「嶺」的學長中，有人嫌苦，有人說還不錯，也有人說那兒是夏令營，好玩又能學到東西。至於比較詳細的描述，范比賢從來沒有用心聽過，當他父母幾天前開始填這個現在位於他頭頂上的大皮箱時，他曾在旁邊站過一會兒。由於覺得完全幫不上忙，沒站多久就走開了，雖然幾分鐘前，他媽才重複了一遍箱子裏填些甚麼，他現在只能確定箱子的號碼是「由左至右，1. 2. 3. 4. 5. 6.」，箱裏有本他親手擺進去的「電磁學」。——他總覺得嶺上該有看書的時間，以上就是范比賢向站臺上的父母揮手時，對未來六週軍中生活，所擁有的了解與準備。

對於身旁嘀咕不停的陳謀始，他很煩。反正只有四十天，有甚麼好怕的，值得陳從上火車到下巴士一路胡說八道，剛才那個掛星星的胖子，不也笑的挺和氣嗎？那一望無際的藍天，更討人歡喜。雖然面對「班長」，帶來一點緊張，他仍然抱著相當快活而好奇的心情，一直到吃過上嶺的第一頓晚飯。

他不習慣和那麼一大堆人在一起吃晚飯。不過，桌上的菜使他安心，就算比不上家裏吃的，也差不到那裏去。實際的不安，直到吃完飯才來臨，班長宣佈，每個人要在今天晚上九點以前，縫好自己的名牌。

這可是件困難的工作，看著周圍的人一個個離開，范比賢却始終不能讓名牌乖乖的貼在衣服上，直到八點三刻，一個「過路」的好心人，在他的盼望下出現，幫他完成了這項浩大的工作，使他能八點五十分捧著一大堆衣帽鞋襪走進那間長條型的瓦屋。屋子有卅公尺長，四周牆壁有一部分是木板，另一部分是水泥。有點像圖片上四合院的一邊，但是長了許多，屋頂也沒有弧度，是簡單的等腰直角三角形，瓦屋的名字是寢室。

在寢室裏迎接他的那個馬臉人，有185吧！瘦瘦的。只告訴他三句話——「九點半床上躺平」、「睡覺一定要蓋被」、「晚上在蚊帳裏不准抽煙」。范比賢不會抽煙，也並不反對蓋被，可是腦子裏亂亂的。直到熄燈後，腦中勉強整理出一點頭緒，他可能有點想家。

從第二天開始的每一天，除了假日與最後一天以外，都差不多，只有洗澡與午睡需要認真。若不專心研究如何在班長眼下搶出第四臉盆水，就永遠只能洗三盆水。直到畢業前，他可以洗五盆水，雖然他親眼看過一個臺大經濟系來的傢伙，能洗八盆水，不過，他覺得那是天份問題，並不放在心上。至於午睡，他確信自己是嶺上把握的最好的人。除了前後十分鐘，每一分鐘他的腦都在活動，就是在下嶺很久以後，他仍然完全肯定這項事實。

至於處理其他每件事，他都介於完全專心與完全不專心之間。如果每件事都專心，精神不夠用，如果每件事都不專心，總有人等著犯錯的人。所以只好每件事都放些注意力在上面，而又要小心別放的太多。

在嶺上，如果你不喜歡思考可真好！每件事都有人為你計劃好了。該爬的時候爬，該叫的時候叫，該吃飯的時候吃飯，該睡

覺的時候睡覺。在學校裏，不用頭腦的人會挨罵，在這裏，跟著做就對，可是，喜歡思考的人有禍了。命令與命令間的空白，很少超過十分鐘，可是十分鐘能思考些甚麼呢？剛有個起頭就被打斷了，結果每次思考，都在起頭的地方，也許確實有人能專心思考著跟四肢動作毫不相干的事，可是范比賢並不是這種人。幸好部隊裏有吃飯與午睡，這些他比別人多出的時間再加上並不正常的晚自習，維繫他的思想在六週中從未間斷。

這裏也是理智的煉獄。每個人都抽煙，你爲甚麼不抽呢？「健康」已不是理由，當你說「我不抽」的每個字時，都正吸著濃濃的白煙，所以不抽煙只代表你不合群，誰有必要去討好一個不合群的人呢？幸好，絕大多數的時間，抽煙只能在暗中進行，范比賢只要避開就行了。酒呢？酒是男人的象徵！不喝酒？那怎麼行。他既不能像陳謀始一樣從不會喝學到愛喝，也不能像王履霜一樣靠著「酒量太大，沒有對手而懶得喝」的藉口逃過去。就只能每次都喝到臉紅的可憐，也很幸運，四十天裏所有喝酒的機會，只有放假日而已，那兩、三次他還挺的下來。

總之，人群總是夠力量的。要嘛，你滾蛋。不然，就順著他們些。大多數人面臨這種抉擇時，選了後者。可是，順著的時間長了，難免成爲人群的一部分，到那時，再想走出人群，需要奮鬥。周圍的每一個人都對你踏出的每一步，發出不滿的聲音。惡意的嘲諷可以用憤怒抵抗，但是那善意的規勸却何其難當。無論善意或惡意，總是不停的告訴你，逆著他們是錯的，是痛苦的，是該修正的。好吧！這些反對的聲音，你任它吹過。可是，還要抵抗誘惑——那些與肉體相感召的力量，畢竟午睡對於疲倦的身體，有莫大的益處，畢竟疲乏的軀殼，不能提出多少能量供腦部思考。而所喝的每杯酒，都得到期望的讚美，所吸的每枝煙，都換來友情的眼神。爲甚麼不放鬆自己呢？別人當兵，你也是當兵，爲甚麼你要活的這麼辛苦？何況只有六週，就算渡假又有何妨。於是，環境影響你，同伴改造你，疲勞扼著你，大多數人就很快

自然的，讓大腦與心智休息了四十天，范比賢雖然守住了一些最後的防線，可是下嶺前，仍不停懷疑自己奮鬥的價值。

至於軍事生活的正面部份，激勵士氣的軍樂，使他覺得吵；班長的管教，只帶給他害怕與厭煩；長官要求的行事效率，他總達不到。但是，這些並不對他構成損害，他沒空計較，惟有因不習慣餐廳氣氛而吃不下飯，對健康稍有威脅；但這最後的顧慮，也在他熟悉水果舖後消失，這些正面的影響，都像流水般，從腳邊流過，也許那也是思想的霧，但與來自人群、內心的誘惑相比，只能算是一層水氣罷了。

他怕槍聲，懶於了解課程，至於紀律與服從，只是「必須做」的代號，它們有整整四十天的威力，幸好也就只有四十天，整潔嗎？第卅七天，他還穿著兩隻右腳的鞋子，參加早點名，並且不覺得有甚麼不舒服。這段學習過程中，范比賢學到一件事——如何維持自己的理智與思考不中斷。所有要他做的，他全照做，可是那是不得不做。腦告訴他——不喜歡。對於放棄午睡，以換取寫日記、寫信，甚至瞪著屋頂動腦子而不做任何事，他覺得頗划得來。也許他還附帶的學到一件事——他不想改變的、成功嶺就不能改變。

失戀是痛苦的，可是他不以爲與蘇小雯吹掉算是失戀。事實上，他弄不清到底是上嶺前還是上嶺後吹的。在嶺上沒有收到小雯的信，決不是主因，甚至不能說是藉口，充其量頂多算個結果。他對彼此性向不合，是早有感覺的，可是他們之間也還談不到甚麼性向不合。他懶，蘇更懶。早在六月初，他就有點「雞肋」的感覺，可是又懶得深思，兩個人就這麼拖著。以前，一封信寫出，他至少能寫下一、兩句真心話，他還會爲寫出那一、兩句話高興半天。可是，上嶺後的最後兩封信中，連一句真心話也沒有，他早厭煩了做一大堆不得已的事，對於這新增的「不得已」，實在沒甚麼耐心維持，蘇沒有回信，倒成了他的下台階。甚至進入尾聲時，他還有鬆了口氣的感覺，唯一使他有些擔心的問

題，是他把蘇甩了，還是蘇把他甩了。由於結論是他主動的成份居多，使他下意識中對這整個過程感到滿意，至於，是蘇早有離開他的意思，還是他那最後幾封信造成的效果，並不重要了。

第四十個夜裏，他看著頭上濃密的蚊帳影子，回想著在嶺上發生的每件他記得的事，跟蘇吹掉的事，在他腦子裏已很模糊，可是比起其它事，這總算是首要的大事。其它的一切，都很模糊了，只有西瓜好，鳳梨甜，與現在正提醒著他的香港腳，還不能忘。

三點，成功嶺上已有許多人起床，其中大多數的人，早已睜著大眼睛，為起床的命令等了好久，少部分人雖然睡著了，也在半醒的心靈與輕聲呼喚下，跳下床，參加整裝的行列。范比賢這一連，因為有許多感情豐富的人，直鬧到一點多才靜下來，三點的起床令，只是對一群飢餓的兔子下達進食命令的同時，順手打開了它們與胡蘿蔔間的柵欄而已。十分鐘後，快速整齊的看齊動作，表現在他們的連集合場上，連長對於這四十天來最完美的集合動作，早已料到，只是平靜的命令每個著上便衣的老百姓進入那昨晚燈火輝煌的餐廳，范比賢直到喝第二碗豆漿時，才有空看看這滿屋彩球彩帶與一切為昨晚同樂會裝飾的餐廳，卅個人佔著整個屋子，却忙的沒有交談的時間。他聽著蛋殼落在鐵盤上，看著一座被彩緞圍住的發亮的日光燈，竟覺得這待了四十天的屋子是如此陌生，那稍後傳入耳的道別聲，與連長瘦小的影子，都像離他好遠，當他踏上往操場的途上時，他的心早已下嶺，他不必回頭看看寢室與連長，因為他甚至不知道這四十天裏是否真看過那些怪異的人或物。

五點的曙光還是令人望眼欲穿，天空好像永不能再亮一點，每一顆星星都沒有模糊的跡象，以前他喜歡夜色，今夜却覺星空煩透人。還好，巴士總算來了，他把自己塞進去，那刺鼻的汗臭，那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，都轉化成了喜悅。注視著車頂的日光燈，他默然起誓，兩年半後的預官考試一定要考好，他再也不願

走這條上嶺的路。

送火車的是班主任還是師長，他沒注意，反正他已是老百姓，沒有揮手道別的義務，如何搶個靠窗的位子才最重要。放好皮箱，看著遠去的月臺，心中如釋重負。雖然身旁陳謀始已進入半睡狀態，雖然有著整晚的疲倦，仍不能讓他合眼，他自箱中取出了保存四十天可樂罐頭，搖搖晃晃的一個接一個車廂，找同學聊天。

小飛俠是最快樂的，談話中充滿了對軍中生活的好感，其中甚至有示威的性質，但他無暇分清。第四車廂中坐著胡止蒙與王履霜，胡已睡著，王的眼中有興奮與瘋狂混合的光芒，口中却只談些無關痛癢的生活片段。大部分人在第七車廂，大師睡得很沈，李先生正忙著與一個小黑人爭論那家水果舖的西瓜最好，葉夫履享受了真正的軍中生活，從那平實的語調與堅定的眼神中，他確信葉所獲良多，至於鄭經綸，是不主動表示意見的，只是半坐半躺的靠在椅子上，手握茶杯，看著窗外，聽到有趣的聲音就笑笑，他問了幾回，鄭總說「還好」，不過他看見了一雙明亮有神的眼睛。

他在第八車廂中沒找到人，由於精神不像開始時那麼好，他放棄了最後兩個車廂，回去休息的途中，碰上了半醒的大師，那只適宜吹口琴的厚唇中，不能發出完整的意義。但他了解了大師很高興要到家了，想吹首曲子，可惜沒口琴。四車裏，胡仍睡著，王凝視窗外，兩人都不知道他過去。回到那打鼾的人身旁時，車已到板橋，望著月臺，一切都連了起來。四十天前與現在，只差了火車的方向不同而已。是的，六週裏，人世間只發生了一個變化——火車換了方向，他仍然是個學生，正要開始等待九月開學。